

文章编号:1000-8934(2015)01-0091-06

科学实践:“行动中的科学”的科学观

李笑春¹, 马天宝²

(1.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 环境与资源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1; 2.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来是科学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包括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等传统的科学哲学都认为理论有无上的地位,然而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则对其进行批判,并以科学实践为本位,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重构。文章在对传统科学哲学视阈下理论与实践关系进行勾勒及对科学实践哲学对传统理论优位的批判进行剖析之后,着重对科学实践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构过程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指出:科学实践应与科学理论相结合,它们应像双螺旋一样相互纠缠而共同发展变化,以最终促进科学哲学继续向前发展。

关键词:科学实践;理论;实践;科学观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一、传统科学哲学中理论与实践关系概述

传统科学哲学就理论与实践关系有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理论与实践对立,理论是科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实践是追求过程中的辅助手段。^[1]第二,理论优于实践,实践受到理论支配和指引,实践为理论服务,^{[2]85}旨在完善理论和修正理论。波普尔(Popper)就曾指出,理论对实验研究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3]168}这种支配贯穿于整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并且,认为实验是理论的婢女,实验的作用仅在于解答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或是为理论提供例证、依据,除此之外,实验没有任何价值,因而也就不需要对其进行独立的研究。

传统科学观还几乎完全忽视了实验室实践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多在生产科学知识的发生学意义上获得某种认可,而其对科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则从根本上被忽视了。^{[2]85}哈金(Harkin)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传统实验观对于理论和实验的关系所做的理解有失偏颇,科学本应是实验的科学,但实验却很少被科学哲学家所提及,致使自然科学史几乎成为了理论的历史,科学哲学也几乎成为了理论的哲学,前理论的观察和实验被人遗忘。^{[4]167}

在传统科学哲学看来,对于科学而言,理论与

实践相比具有无上的地位。美国哲学家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认为传统科学哲学以认识论为核心,关注世界知识的总体性,站在超然的立场上对整体客观世界的知识进行裁决。^[5]20世纪大多数英美科学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始终在于科学理论、科学事实以及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关系问题,因而,通常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者寻求把科学实践描述为一种理性的运作,^[6]通过这种理性的运作从整体上说明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以最终为某种成功形式的科学提供理论上的辩护和解释。就是说传统科学哲学主张,科学命题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科学的目标就是提出更好的理论。

皮克林(Pickering)在对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进行深入研究以后,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只关注科学产品,尤其是知识产品:概念,^[7]而很少关注实践,因而忽视了科学的另一重要方面——科学实践。SSK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视科学文化为一个概念网络,这同逻辑经验主义者将科学文化看作理论,历史主义者将科学文化看作范式一样,都把科学文化作为单一的实体。^{[8]3}这种理论优先性的科学哲学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三个阶段。逻辑经验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作为正统科学哲学身份出现的。

收稿日期:2014-09-02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12000-12101922)。

作者简介:李笑春(1965—),四川威远人,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生态哲学等;马天宝(1989—),内蒙古赤峰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逻辑经验主义者把科学理论及其逻辑结构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全然无视科学发现的过程,他们认为科学是思维的产物,是由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命题组成的集合,命题是科学的表现形式,近而把科学成果错位地理解为科学。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主张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的模式,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因而科学以外的其他问题应该用科学的思维模式来解决,特别是社会历史问题。批判理性主义者着重于论据和经验,他们认为,基本的理性主义态度产生于一种至少是站得住脚的来自合理信念的信念行为^{[9]15}。以库恩(Kuhn)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继承了波普尔研究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观点,并结合当时科学发展的情况,批判了他只重理性分析,而忽视社会和分析之缺陷,近而将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科学哲学之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历史主义学派主张把科学活动放在整个人类活动中去考察和研究,而不是孤立地探讨它的个别方面;强调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反对静态地研究科学问题,反对单凭人的认识来构造科学发展模式;反对把科学看作是若干孤立命题的逻辑结合。即便如此,历史主义者依然没有摆脱理论至上的困境:历史主义者认为他们所承认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只有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寻找,而所谓科学发展的历史是由许多相互联系依存的命题、定律和原理所构成的历史,是对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能动的实践毫无用武之地。

我们看到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还是后来的历史主义,都把科学看成是理论的集合,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各个理论之间的替代过程,将科学置于辩护的情境中,而把科学研究的地方性场所、实验建构、实验建构所需的技术设施、研究人员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实践性难题,都视为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偶然因子。^[10]这样的科学观是僵化的,是被扭曲的。持这种态度的科学哲学家们丢弃了科学的历史发展细节,实践活动的细节;用规范认识论的框架把丰富多彩的科学实践条理化了、模式化了,并习惯性的、标准化的称之为“科学发展的模式”。^[11]科学因此变成了非历史性的、非时间性的纯理论,也就是说传统的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

二、科学实践哲学对传统理论优位的批判

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主张以实践的科学观或实践优位的科学观代替表象主义的传统理论优位的科学观,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传统理论优位进行批判。首先,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以往的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研究本质的认识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科学实践的作用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其次,科学实践哲学家针对传统科学哲学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如劳斯(Rouse)等人做出的批判有以下几点:(1)关注研究活动和关注最终理论所获得的科学形象大相径庭;(2)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人们做事的一项活动,都是实践;(3)科学理论研究也属于特殊的科学实践;(4)统一的、超然的理论性命题在科学研究中是不存在的;(5)科学研究活动具有介入性和机会主义特征,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论更优;(6)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必然要受到现有资源的限制和约束。^{[2]36}

与此同时,劳斯对传统科学哲学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批评,那就是丧失了批判性功能,在他看来,科学哲学家们在针对科学合法化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预先假定科学的合法性,从而使科学批判成为子虚乌有。劳斯问道:“如果我们发现科学真的通过工具主义或者实在论或者根据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得到了最好的理解,又会改变什么呢?”^{[12]3}劳斯的这一质问与马克思(Marx)曾说过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异曲同工。所以,我们认为,若当代科学哲学家们只满足于对科学进行理论解释,而不是在实践中进行发现、改变,那么科学也就没有了意义。近而,极端的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丧失了对科学的最重要部分——实验和观察的说明功能。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新实验主义研究进路还集中批判了一直强烈影响科学哲学的“观察/实验渗透理论”、“观察/实验负载理论”(theory-laden observation/experiment)的命题。而所谓“观察/实验渗透理论”,按照汉森(Hansen)的说法,它是这样一种观点:X的先前知识形成对X的观察。意思是我们知道什么所使用的语言或符号也影响着观察,没有这些语言或符号也就没有我们能认作知识的东西。^{[13]22}哈

金极力批判此理论,他认为,第一,观察与观察陈述要严格区别开来,以往的逻辑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家过于注重理论陈述,而作为实践活动的观察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第二,更基础的真实研究总是在前面的,总是要先于任何相关的理论;第三,在自然科学中,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相同的,而并不是有着同样的形式。以哈金为代表的新实验主义者通过大量的观察先于理论或独立于理论的案例(比如布朗运动被发现的无理论性,戴维发现沼气的无指引性等),对存在不负载理论(theory-free)的实验进行论证,有力地驳斥了“观察/实验负载理论”命题。^[10]

三、科学实践哲学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构

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在批判传统的理论优先的科学哲学的同时,提出了“科学实践”,并完成了以科学实践为核心的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构。作为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斯将与科学有关的所有情境都统归于“实践”概念之中。在他看来,实践是充满社会意义的、历史意义的活动,而且实践并不是以自然的对立面呈现,实践“不仅仅是行动模式,也是对世界的有意义的塑造,其中,行动只有在该世界中才是可理解的,因此,实践把它借以发生和对之发生的对象与实践得以发生的场景联合起来”。^{[14]25} 马克思曾经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55} 同样的道理也适合科学哲学。

1. 实践优先

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实践是第一位的,实践塑造人,也塑造着世界,因而,传统科学哲学视野中表象的知识,就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表象(思想、理论或者文本等),而是一种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性互动模式,也即一种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在这个互动模式中,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劳斯更倾向于把科学理解为活动,他把科学看作是实践领域而不是命题陈述之集合,认为科学是一种操作、介入世界的也即作用于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16]38} 那么,具体的科学哲学家们是怎么论证实践是第一位的呢?

首先,科学实践的地方性和开放性。我们知道,科学赖以形成的文化情境是“地方性的”,同时又是“开放的”。说其“地方性”指的是科学知识不存在终极的和绝对的真假准则,而说其“开放性”指的是科学理论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和批判。一些研究CSS(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CSS)的哲学家们认为:科学家们没有独立的判定准则。就像拉图尔(Latour)认为的,对于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仅仅通过观察它们的表象和内部属性,是判定不了它们的真假性、有效性的,如果想获得这些特性,就必须把它们融入到其他的陈述、设计和工序中。^{[17]29} 其实,真正的科学是一个“开放式终结”(Pickering)的过程,表现在:(1)科学实践过程具有“与境选择”(Cetina)、“新质突现”(Pickering)等异质性要素耦合或突现的特性;(2)科学实践过程善于吸纳丰富的相关历史情境,对“现时秩序”具有极强的“情境依赖性”;(3)作为过程的科学不再是以自然为中心的,也不是以社会为中心,而是形成了“后人类主义”去中心化的特征。因而,被纳入这个科学实践过程的所有要素(物质的、仪器的、概念的、社会的),由于“与境选择”,都可以成为“现时秩序”(Lynch)中的决定因素。^[18]

其次,实验有着自己的生命。在科学实践哲学,特别是在新实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视野中,实验常常有自己的生命,^{[19]150} 在哈金看来,实验不再是理论的附庸,不再是只为理论提供支持或否证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相反,实验拥有自己独立、多样化的生命。哈金认为实验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实验者对实验的操作、对实验方法的探索以及对实验成果的剖析等一系列活动。在实验过程中,经常会产生新的实验者始料未及的人工现象,哈金把它称作“建构现象”(creation of phenomena),这些现象被建构起来之后,又会成为新的理论研究的中心。^{[19]220-225} 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实验一直扮演着独立的、重要的角色,担当着知识论的重任,^{[20]110} 科学实验常常沿着自己的方向去探索理论还未论及的领域,往往不为明确的理论假设所指引,而是为值得研究之事物的暗示和对如何开展这样的探索的把握所引导。^{[19]49-60}

再次,对“实验室”的重新解读。在科学实践哲学中,实验室不在仅仅是一个认知的场所,而被赋予了新的认识论地位和意义。“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inscription device)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

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包括对客观实体的各种描述皆产生于这种物质。”^{[21]64} 实验室成员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在此基础上继续做实验,强化或完善命题,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22]可以说,科学家正是在实验室中通过各种仪器设备的地方性运用,塑造了科学知识的经验品格。因而,塞蒂纳(Cetina)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实验室研究是一个事物被“带回家中”的自然过程,自然对象因此得到“驯化”,接受“社会审查”。^{[20]112} 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验室是建构知识的研究场所与情境,以工具、设备和技能介入科学研究,通过隔离-操纵对象,使被研究事物清晰化,其本身作为研究活动的组成部分,在提供了实验过程的全程性认识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科学资源的实践性理解、文化性理解。^[10]

最后,语境中的机会主义。皮克林用语境中机会主义来解释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选择,这与塞蒂纳将实验室中的科学家比喻成修补工非常类似,皮克林说,科学家的研究策略源自于其个人以其享有的资源在不同的语境下所做出创造性探索的机遇。^{[23]11} 正如塞蒂纳所认为的,修补工利用自己在特定的地方遇到的重要机会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计划,在捕捉到可行的机会以后,他们会不断地对原有计划进行调整和完善。再随后的工作当中,他们根据这些机会生产出人们需要的实用物品,使其成功地符合他们原来在心中形成的目的。^{[24]26} 也就说,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做的工作与修补工类似,机遇、技能和资源对于他们的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是机会主义者。所以,人类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以及科学理论的形成均来源于它们所属的,并不断被重构着,由持续的科学实验研究所提供的叙事情境。^{[25]183-185} 在面临新的语境、情境时,科学家们会努力使原有的文化资源与现有的语境相适合,在语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动机,以使自己的资源发挥最好的效用。

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科学是作用于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近而,科学观也发生了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26]265} 所以,我们可以把科学哲学中的科学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一个开放的历史过程。

2. 理论与实践结合

当然,科学实践哲学论证了科学实践的主导性、决定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观,用实践优位代替了理论优位,但是从最终结果上看,一味的强调实践比理论更优有些矫枉过正,把它们结合起来或许才是真正妥当的科学观。

拉图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即:我们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形成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既不能仅仅求诸自然,也不能仅仅求诸社会;既不能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把科学知识看作是一系列已被证明为真命题的集合,也不能像布鲁尔(Brewer)那样把科学知识的成因一味诉求于社会因素,而应该把科学知识看作是实验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这些活动不仅体现在科学家的头脑思维或动手操作中,而且也体现在科学家的语言沟通、实验研究以及日常生活中。也即要想把握知识的实质本性,探讨理论的真正原因,就需要“把科学理解为动词”^{[27]37},而且是正在进行时的动词,这也就是拉图尔所说的“行动中的科学”。拉图尔以对称性原则为核心,在面临或理论最优或实践最优的两难选择境遇下,开辟了一条新的解决路径,那就是把哲学理念与社会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理论与实践的新的结合体——“行动者网络”^[6],这就是拉图尔所构建的综合的科学实践观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也并不排除科学理论,也并没有将理论和实践区别探讨,他把宏观理论和微观实验共同视为科学实践的核心,认为科学实践就是宏观世界的理论和微观世界的实验之间的相互重叠与相互作用。也就是说,科学实践不仅仅是科学认识者所认识的理论研究,而且是科学行动者所参与其中的实践重组。劳斯认为,科学实践是由连续进行的活动或事件所构成的一种行动者与世界之间不断交互联系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够持续的动力来自实践各要素之间的差别、抵抗和相互作用,科学实践的行动者所获得的各种观察数据与理论成果都来源于其在实践中的实际发展。可见,劳斯的科学实践观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科学研究的中心已经不再是认识主体,实践成为了比“主体”或“行动者”更为基本的范畴。与此同时,劳斯眼中的实践不仅是行动的模式,还是对世界的构造,是一种囊括了主体和环境的创造。^[5] 所以,劳斯既强调了科学实践的物质性和话语性,又突出了动态性和开放性,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科学

实践的认识。

综上,实践(观察/实验)与理论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在科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乃至不同种类中,实践和理论都有着不同的关系。尤其在新型的科学实践观中,科学实践展现了其自身的辩证法:用对动态的行进中的科学考察取代对静态回溯式科学阐释;用介入或干预视角的科学研究取代用观察或描述视角的科学说明;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就是说用完全动态的实践过程去刻画和理解科学。而这个完全动态的实践过程强调科学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强调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耦合而不是单一固定要素的持久作用;强调科学实践的历史性和开放性而不是科学实践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强调科学实践的一切要素的不断的而又不可逆的历史生成,而不是某种永恒、稳定的要素对科学实践的基础性说明。只有这种开放的、动态的、历史的,由异质性要素耦合所形成的科学实践,才能成为刻画科学文化的主题。^[28]只有采取这种辩证的观点、演化的观点、过程的观点和多样性的观点,才是较为正确地、全面地反映了实践(观察/实验)与理论的真实关系,就是说不仅实践有自己独立的演化,而且理论也有自己的生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双螺旋一样是相互纠缠而共同发展变化的。”^[29]这才是科学实践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最合理、最真实的重构,近而,也才是新兴科学观最根本、最核心的真谛。

参考文献

- [1] 吴彤.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J].哲学研究,2012(2):85-92.
- [2] 吴彤.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实践——兼评劳斯等人的科学实践观[J].哲学研究,2006(6):85-91.
- [3] [英]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 [4] Hacking .I.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5] 戴建平.约瑟夫·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方案[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6):7-10.
- [6] 刘世凤.试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67-71.
- [7] Andrew Pickering.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 [8] 王娜,吴彤.皮克林的科学实践观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7):33-36.
- [9] [英]戴维·米勒.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M].张之沧,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10] 吴彤.走向实践优先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J].哲学研究,2005(5):86-93.
- [11] 邢卓岩.论科学实践[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 [12] Rouse J.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 [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3] [美]N.R.汉森.发现的模式[M].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 [14] Rouse J.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 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6] Rouse. J.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7] Latour.B.Science in Action [M].Harvard Uni.Press, 1987.
- [18] 邢冬梅.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的实践转向[J].社会科学,2009(1):134-138.
- [19] Hacking.I.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 [20] [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M].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 [21] Latour .B and Woolger .S.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M].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2] 曾晓强.科学实践的人类学:考察创制中的科学[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1):62-66.
- [23]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 [2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5] Rouse. J.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J].Inquiry, 1990, 33.
- [26] [美]T.S.库恩.必要的张力[M].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 [27] 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 2000(12):37-43.
- [28] 蔡仲,郑玮.从“社会建构”到“科学实践”[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4):53-55.
- [29] 吴彤.观察/实验负载理论论题批判[J].清华大学学报,2006(1):127-131.

Scientific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View of “the Science within the Action”

LI Xiao-chun¹, MA Tian-bao²

(1.School of Philosophy, Inner Mongolian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2.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cluding logical empiricism,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historicism held that theory has the supreme status. However, emerging scientific practice philosophy, criticizes them, and as the scientific practic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remodel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the threshold sketched excellent bit of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combining, and to further own point of view: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they should be like a double helix intertwined joi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and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in order to ultimately promote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 scientific practice; theory; practice; view of science

(本文责任编辑:董春雨)

“第五届北京城市发展战略论坛”召开

2014年10月12日,由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以下简称“北自会”)承办、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办的“第五届北京城市发展战略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楼710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科协学会部、科技活动服务中心代表,北自会理事、会员等,还有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约60位学者。

开幕式由北自会副理事长、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东松教授主持,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杨茹副教授、北自会理事长王鸿生教授分别致词。杨茹书记指出北京在向世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在落实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之际,探讨北京城市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王鸿生理事长认为北京发展有三件事值得一提:20世纪90年代城建起步时缺乏长远规划,申奥成功后十年的发展,这两个阶段的成就与不足都已经过去,北京发展如何进行模式转变,进入新的发展常态,需要对未来进行前瞻,期望专家们的观点能对北京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论坛报告分为三个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报告题为《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与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他认为北京城市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的问題。北京经历了从服务型经济到工业型经济再到服务型经济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诸如交通问题、住房问题、水资源短缺问题以及雾霾等“大城市病”。北京城市功能应分为“核心功能”、“支撑功能”和“一般功能”,北京未来发展需要重新梳理城市功能,确定主体功能,优化空间布局,疏解低端产业,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以实现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孙雍君教授做了《关于北京市人才数据库建设的思考》的报告。他指出中国的发展也已经从“改革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需要涌现大量的创新人才,人才数据库建设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上的意义,也对科技人才政策研究有价值。北自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林坚编审的报告题为《首都功能定位需要处理好十大关系》,即:国家首都与世界城市的关系;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机构改革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关系;历史文化名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等。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武光明教授做了《高校成果产业化的思考》的报告。他指出尽管北京市高校的研究能力较强,但能够顺利转让给企业的科研成果却相当少,原因在于研究成果和企业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科研单位往往停留在科研成果阶段,无法满足企业对从成果到量产的成套需求。他针对当前问题给出了从法规、政策、资金和评估等多方面措施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建议。

论坛结束后召开了第七届四次理事会。林坚秘书长发布会刊《科技、人文与社会》第二期,孙涛副秘书长介绍新会员及拟增选新理事的情况,林坚秘书长介绍了“首都功能定位与京津冀一体化”综合性论坛筹备情况。最后,王鸿生理事长简要回顾了北自会2014年的工作内容,汇报了2015年的工作计划并部署了相关工作。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崔树芝、吴晓东)